

历史分析视域下我国技工教育发展历程、 问题审视及价值演进

孙 博

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 天津 300350

摘 要：通过历史分析法来追溯我国技工教育发展脉络，能划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清末民初至建国前的萌发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制度确立期、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的市场转型阶段以及新时代的提效发展时期，针对制度性问题、资源调配矛盾、技能培育短板和全球差距等重点问题进行阐述，其价值历经从应对危机、服务规划、适应市场到支持战略的阶段性演进，打破发展壁垒，要建立产业协作体系、提高资源运用水平、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为技工教育的升级改造挖掘历史经验。

关键词：技工教育；历史分析；发展历程；价值演进；产教融合

引言

技工教育作为工业进步的基础工程，其演进和国家现代化发展高度契合，自工业化初期直至现今产业升级，培养技能人才都是技工教育的核心使命，要理解此发展进程，需运用历史分析的认知视角^[1]，如此可明确各阶段发展特征，还能追溯问题的历史根源，对四个历史阶段的实践发展进行系统梳理，解析关键矛盾和价值机制，为当代技工教育改革搭建历史参考框架，探索适应中国实际的发展方式。

1 历史分析视域下我国技工教育的发展历程

1.1 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技工教育的萌芽与初步探索

在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以及民族危机的持续加重，促使技工教育在挽救国家于水火的迫切需求中诞生，洋务派所建的福建船政学堂及相关组织，象征着我国近代技工教育的开端，其教学以轮船构造、机件维修等实践能力为主要内容，通过培养技术骨干来达成“借鉴外国先进技术抵御外侮”的办学目标^[2]。国内工业初步兴起之后，各地职业学校规模持续拓展，技工培养慢慢与轻工、手工业生产实际要求相适应，但连年的战乱和政局的不稳定，使得技工教育长期处在波动的试验状态，始终无法形成规范体系，培养数量和教育效果都跟社会发展需求不对应。

1.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技工教育的制度建构与曲折发展

自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之前，技工教育迈入规范建设和曲折前行的新时期，为适应工业化进程的急切要求，国家把服务国民经济作为技工教育的核心定位，分

阶段构建劳动部门整体管理、企业具体落实、行业协同推进的技工教育框架，50年代中期工业化开端之时，各地大量开办技工教育机构，培养出众多掌握机床操作、电力维修等技术的工人，给鞍钢、一汽等重大工业项目输送关键劳动力资源，“文革”期间，技工教育系统遭受严重震荡，不少技校停止办学或改变培养方向，师资队伍急剧减少，教学活动无序，发展陷入停滞。

1.3 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技工教育的市场化转型与规模扩张

从改革开放起步到新世纪前十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搭建，技工教育完成了市场化转变和规模扩充，面对外资企业加速涌入、民营经济迅速崛起，用人单位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急剧上扬，办学主体日益多元，不同于企业办学和行业办学，民间创办的技工院校开始涌现。职业培训专业方向设定更具弹性，能灵活对接市场实际，电子电工、汽车维修等专业热度不断上涨，政府采取系列办法推动技工教育发展，实施订单式校企联合培养方案，向社会输送大量市场化技能人才，技工院校招生人数明显增长，毕业生就业率也同步升高^[3]。

1.4 新时代（2012年至今）：技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战略升级

现阶段我国技工教育正处在高质量发展和战略完善的关键时段，依靠“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部署，技工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范围，发展模式从规模增长转变为品质增强与内涵培养，国家明显增多对技工教育的资源投入，推行技工院校标准建设，提升师资培训水准，采用前沿教学工具和育人观念。技工教育加速融入产业发展，培养层次从初、中级培训向高端技工和预备

技师培养拓展,与高职教育的关联更为紧密,采用按需培养人才、产教协同实训等手段,达成技能人才链和产业链的精准匹配,成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能动力。

2 我国技工教育发展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审视

2.1 体制机制层面的历史积弊

在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技工教育机制运行的阻力,很大一部分是各阶段管理体制自我强化的结果,计划经济背景下的部门分割体系,在市场转型阶段没有完全消除,使得劳动就业、教育行政和行业监管等在技工教育管理上的界限模糊,职业能力鉴定和学历教育分属独立体系,造成技能人才培养对象在升学就业资质认定上存在制度障碍^[4]。市场体制转变后,体制内企业主导的早期技工教育协作传统不断减弱,企业参与技工教育长期没有正向激励措施,制度上不能有效调动企业办学潜力,地方政府管理技工教育易被短期绩效思维牵制,未能实现与产业升级同步的制度化发展轨道,造成部分地区职业技术学校建设重复、资源分配错误。

2.2 资源配置与社会认知的结构性矛盾

技工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情况,历史上就存在且延续至今,现实中也有多样表现,教育经费长期对普通教育分配多,对技工教育分配少,很多技工院校生均资金投入低于普通院校,一些县级技工学校设备陈旧,师资薪酬缺乏竞争力,城乡之间、沿海工业发达区与内陆欠发达区的技工教育资源分配,在不同维度上都有明显差距,像实训基地规模和设备配置方面^[5]。在社会这个层面,对于技工教育价值的认知存在顽固的偏见,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歪曲成只盯着学历,家庭通常把技工院校当成没有其他好选择时的替代品,而非主动选择的进阶之路,由于这种认知的偏差,技工院校的生源质量有了明显的差别,某些地区招生数量还不到预期的六成,这 and 现代制造业对高端技能人才的急切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3 技能培养与产业变革的动态失衡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技工教育产出和行业用人标准的匹配差异呈现出各种形态,传统制造技艺在技工院校课程体系里占着主要位置,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汽车等方向的课程建设进展缓慢,部分学校受办学经费影响,教学用模拟装置,学生接触不到企业前沿技术装备,院校实训内容落后企业生产,课程内容调整跟不上产业技术升级。技能等级认定体系跟不上技术迭代节奏,已有的职业考核规范没全面纳入现代技术元素,使得持证毕业生和企业实际需求不匹配,面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快

速发展,劳动者知识结构需达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然而多数技工院校依旧是单一技能培育方式,在培养技术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习惯上有欠缺。

2.4 历史比较视域下的国际差距

对比全球工业先进的那些国家,当下我国技工教育制度的完善情况和实施成效有明显不足,我国还未从制度层面固化二元制模式下企业的主体责任,行业协会主导的技能标准开发模式,比我国行政单方面设定的标准体系更贴近产业实际发展,日本靠企业培训体系支撑终身雇佣制,保证技艺传承连贯。反观国内企业,员工流动频繁,技能培训重短期利益,瑞士职教和高教打通,为技校学生搭建上升通道,而我国技工升学政策有障碍,德国对实践和理论人才一视同仁,日本实践人才价值认可暴露出我国技能人才福利体系短板,这些差距背后是制度逻辑和社会观念的深层割裂。

3 我国技工教育的价值演进与历史逻辑

3.1 救亡图存与民族工业发展

从晚清至建国前,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救亡与发展双重使命的作用下,西方武力打破清朝的幻想,士大夫阶层去研究技术救国的办法,技工教育成为抗击外敌、实现国家独立重要途径,上海及周边纺织职校培养的染织技术工人,提升了民族纺织业和进口布匹竞争的本事,这是由于20世纪前期民族工业兴旺让技工教育意义拓展到产业方面,学堂把造船技术跟军事防御挂上钩,其技术人才建造的战舰,在甲午战前短时间内增强了清政府海上防卫力量,当时技工教育要解决救亡问题、满足工业发展,虽因社会动乱成效不佳,但为后续技工教育制度完善埋下看重实践技艺的文化伏笔。

3.2 服务计划经济与工业化建设

在工业化起步时期,技术人才教育模式的价值基础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目标形成强关联,处在战后经济恢复的关键阶段,技工教育需要达成产业工人高效培养、重点工业有效支持的双重目标,这体现了国家指令性计划对人力资源的刚性要求,首个五年计划期间创立的长春汽车技校,该校课程体系与一汽生产线的技术需求紧密匹配,培养的学员快速补齐了国内汽车制造业的专业人才缺口^[6]。该历史时段,技工教育价值达成模式呈现出明确的计划特性与集体维度,个人职业轨迹和国家工业发展规划深度契合,国家统一管控技工院校的专业设定、招生人数和就业走向,虽说极具计划性的管理模式在特定时期显著增加了工人数量,然而也致使技工教育对行政指令产生被动依赖,阻碍了其动态经济环境的良好衔接。

3.3 适应市场经济与民生改善

自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技工教育价值逻辑彻底转变,从计划经济时的“行政管控”迈向“市场导向”阶段,沿海地区外资企业聚集促使精密加工等技能培训市场扩大,两地技工院校迅速调整专业设置,所培养技术人才不仅填补外资企业用工缺口,还让农村家庭靠优厚薪资改善了经济状况。这一阶段技工教育成功构建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市工业岗位的通路,该作用明显体现为给市场经济补充人才资源,还通过增添就业机会、提升工人报酬等途径有效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具备专业技能者渐渐摆脱区域及行业流动的约束,技能熟练程度和薪酬待遇显著挂钩,促使技工教育慢慢得到社会实效主义肯定。

3.4 服务国家战略与高质量发展

技工教育价值标准实现国家战略层面的跃升,其发展形势与国家的民族兴盛、产业创新目标实现有机衔接,依靠“中国制造2025”和“技能中国行动”等重大战略安排,技工教育的功能延伸至超越即时用工需求范畴,转变为突破技术瓶颈限制、带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建设事项。广东省推行的“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大工程,达成了技工教育和地方产业、乡村振兴的深度衔接,培养出的熟练技工推动餐饮、制造等传统领域升级转变,通过技能创业带动区域经济提升,技工教育价值呈现综合集成的特点,在推进国家战略进程中体现产业价值,以培育工匠精神为途径实现文化价值,通过共同富裕实践达成社会价值目标,技能人才认证体系革新取消学历准入门槛,将技工教育纳入多渠道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其价值认知跳出工具理性的范畴,朝着人的全面培养和社会升级的深层路径探索前行。

4 历史镜鉴下技工教育的发展未来展望

处于技术革命浪潮中,技工教育工作重点是打造综

合型高级技能人才,随着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技工院校应着力提升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技术教学水平,建立“岗课赛证”相互支撑的课程架构,借鉴国际模式并实施本地化改造,参考德国双元制的实质内涵,制定符合民营企业特色的产教融合方案,助力技工教育从规模型扩张向质量型提升转变,成为制造强国战略推进的重要依托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关键支撑。

结论

技工教育发展既展现时代特色又延续历史轨迹,四个实践阶段情况显示其价值体现始终和国家战略需求高度吻合,消除体制机制约束以及资源配置失衡状况,需借助历史经验实施整体变革,搭建多方协同架构、提升企业主导权力、重塑社会认知,这是技工教育与产业革新同步的关键支撑,技工教育需借鉴国际经验实现本土创新,从而有力支撑制造强国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兴军,吴浩.广州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历史进程、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5,46(12):52-58.
- [2]汤铎原.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我国技工教育演进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06):25-31.
- [3]李兴军.我国技工教育历史变迁、区域比较与属性追问——基于工业化进程的视角[J].当代职业教育,2023,(06):70-76.DOI:10.16851/j.cnki.51-1728/g4.20231130.002.
- [4]易理中,李栋.中国技工教育百年历史回顾与展望[J].大视野,2022,(05):34-39.
- [5]张帆,张卉玮.广东省技工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启示(二)[J].广东印刷,2022,(04):55-58.
- [6]王晓利,陈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技工教育的变迁理路及历史回响[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03):5-16.